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

——从普遍安全观视角分析

王诚康

外交学院

DOI:10.12238/pe.v1i2.6465

[摘要]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涵。本文聚焦于其中的“普遍安全”概念,对比主流的传统安全研究理论和欧洲学派安全研究理论,分析其中的特点,并结合中国实际行动论证这一视角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本文认为,普遍安全观将安全视为客观存在,用系统思维分析安全要素,用开放思维分析安全主体间的联系,同时将安全实践从经典安全分析理论中的“例外政治”状态重新“正常化”。以上三个特征使得普遍安全观倾向和平方式、合作方式且注重法治、机制和民主性,对在当今国际环境下维护和平,推进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国家安全; 普遍安全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安全治理

中图分类号: D924.31 **文献标识码:** A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Wisdom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versal Security Concept

Chengkang Wang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Abstract] "Building a lasting peace, universal security, common prosperity, open, inclusive, clean and beautiful world" is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idea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safety", compares the mainstream traditional safety research theory with the security research theory of the European School,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 and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erspective to today's world in combination with China's practical action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universal security concept regards security as an objective existence, uses the system thinking to analyze the security elements, analyz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ecurity subjects with the open think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security practice is "normalized" again from the state of "exception politics" in the classical security analysis theory. The abo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make the universal security concept prefer peaceful modes and cooperation mod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ule of law, mechanism and democrac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intaining peace, promoting global governance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oday'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national security;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security;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引言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家间联系日益紧密的同时,全球治理难题也不断出现,战争问题、人道危机、气候变化、环境能源问题等等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致力于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2018年6月,国家领导人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强调“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实现普遍安全”。普

遍安全观成为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又一智慧。本文从普遍安全观视角出发, 尝试分析其特点, 并结合中国实践分析其时代价值和独特意义。

1 “普遍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关于“普遍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国内研究已形成成熟判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贾文山先生以普遍安全为主体, 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普遍安全观的最高目标”^[1]。国防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康有教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体, 指出“普遍安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在要求”。

从已有研究看, 普遍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后者作为前者最高目标赋予其最高意义和实践动力, 而前者则作为后者的内在要求, 规定了后者的部分特征。普遍安全观的中国特色参与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 从普遍安全观入手以小见大, 是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和特色的一个重要窗口^[2]。

2 “普遍安全”的中国特色

2.1 安全定义的客观性

在欧洲三大安全研究学派常常视安全议题为话语建构或个人认知上升到集体认知的产物, 甚至有时仅仅是精英的个人认知及在此基础上决策。在“普遍安全”理念中, “安全”被视作一种客观状态和能力。

威尔士学派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直接否定了安全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和实证客观主义, 指出“安全是具体地方具体的人的安全”、“安全是一种工具价值”; 哥本哈根学派从言语行为角度出发提出影响深远的“安全化”理论, 认为安全是通过“说话者”在特定的语境和语言行为作用下将某一具体事物指定为“存在性威胁”, 并使得社会听众广泛信服而形成集体意见的产物; 巴黎学派则从社会学研究角度出发, 认为安全与不安全并非反义词, 其都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精英权力游戏以及官僚决策的产物, 是权力者实施合法化“社会监控”的一个途径, 亦非客观存在^[3]。

在“普遍安全”理念中, “安全”被视作一种客观的状态和能力。我国现行《国家安全法》第二条给出定义: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其他重大利益相对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 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一方面, 安全的客观性规定其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固有权利, 不可任意扭曲且需得到平等尊重。另一方面, 安全的客观性意味着不同国家间必然有天然共同的安全诉求。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国家间可以形成安全复合体, 进行合作共同解决安全问题。但其认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基础在于“通过一致的安全化进程而形成的对存在性威胁认知的一致性”^[4]。

“一致的安全化进程”是安全复合体形成的动力, 意味着安全复合体的形成有赖于共同意识形态和进程发起者的权力和威

信, 从而使其言语构建的安全化进程被成员广泛接受。此外, 还意味着安全复合体的维持依靠共同的“存在性威胁”。其通过威胁的消除或消灭实现自身或复合体的安全, 又依靠新的存在性威胁的构建来维持复合体存在。在话语建构视角下, 安全复合体依赖对新威胁的持续判定或建构, 将不可避免导向对抗性策略。

2022年4月, 国家领导人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指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的安全共同体理念, 表达了中国对待客观共同安全诉求的态度^[5]。与基于话语建构的“安全复合体”相比, 基于客观安全的“安全共同体”展示出新的风格。普遍安全观下, 安全共同体形成的基础是客观上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在国际交往日益紧密的背景下, 部分国际公共产品同国家自身利益不可分割。本质上, 安全共同体是行为体主动的理性选择, 意在将国家利益中客观相一致的部分合理地公共产品化, 在分摊并降低保护成本的同时共享安全治理成果。

因此, 在普遍安全视角下, 行为主体为保护自身现实利益而结伴而非结盟。安全共同体不依赖意识形态趋同, 不具意识形态排他性, 也不依赖强大的国家话语说服, 具有自发性和自主性。此外普遍安全关注的视角在体系内部。其以“确保每个国家都安全”为目标, 追求内部和谐和无内外威胁状态, 通过安全的公共产品化和内外协调实现国家间利益需求的和谐共存, 继而实现每个国家的自身安全。因此其常导向预防和化解威胁的防守型策略。

2.2 安全体系的系统思维与开放性

与专注于传统安全的传统安全观不同, 普遍安全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多元要素。正如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提到的, “一个看似单纯的安全问题, 往往并不能简单对待, 否则就可能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恐怖主义就是典型例子, 其滋生蔓延受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宗教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 单纯一种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安全共同体非排他性的基础上, 普遍安全观关注世界各国在彼此要素关联下的利益相关及相互依存, 即“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 他国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 实现了安全治理的开放性。

传统安全观发展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其判断假设“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因而其往往认为对一国安全的根本威胁就来源于国家本身。区别于将“他国存在”作为“存在性威胁”的传统安全观, 普遍安全观的要素系统性将安全研究视角放置在单个或几个特定要素上。因此即使在竞争关系下, “安全”议题也并不指向某一国家本身, 而仅仅关注相关要素上的利益处理和国家安全行为等管理。

要素系统性带来国家间主客观利益交换或议题结合的可能, 强调谈判的重要性, 为解决分歧提供了除军事视角外更多元、非零和的路径, 倡导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 包括谈判调停等。安全

治理的开放性则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合作共赢的可能性,并从利益相关的角度指出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国在安全议题上对话的必要性。总体而言,普遍安全观将安全研究的视角从国家间关系转移到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层面,将安全从国家安全要素的安全扩展到国际公共产品的安全。

基于此,普遍安全要求各国综合、开放地协商合作,强调国际组织尤其联合国等对话平台的作用,使国家能在短时间内互通信息、澄清动机,长期内建立互信、共享议题,消解安全困境“囚徒间没有信息沟通”的结构假设与“完全不互信”的心理假设。

2.3 安全实践的常规化

安全议题在许多西方经典安全研究语境下被视作“例外政治”。“例外政治”的概念由卡尔·施密特首先提出,指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公权力可以超越法律常规进行决断。这一理论被布赞等学者借鉴在安全决策研究中,指出决策者在判断出新的存在性威胁时,有权在“宣告进入不安全状态”的基础上“越过常规法律制度或民主程序”而直接进行决断并采取行动。

国家领导人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指出,“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这种辩证关系表明,安全实践在普遍安全中被视为伴随发展过程的常态^[6]。普遍安全观将安全议题重新“常规化”,本质上是安全客观性的延伸,旨在寻求可持续、有规律和有尺度可依的安全治理。

作为常规议题,安全被规范在法治和机制框架内,且要求其符合民主程序,在符合法律规范、遵循机制框架和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在法治方面,一方面,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组织章程,履行各项公约。此外,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还应当充分合作协商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相关国际规则。

这一路径不仅旨在完善安全保障,提高对安全风险的集体应对能力,还将通过法制化、机制化和民主化来防止大国在危机中以其私自利益为核心单边操控安全议题,可以更高限度顾及各国的合理关切。

3 普遍安全实践及时代意义

以上分析普遍安全观的三个特征,共同支撑起安全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并已经在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得到实践证明。

安全的客观性揭示出国家间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可能性,并规定了安全共同体运行的基调——和平化解或规避安全威胁。因此在西方国家“建构安全威胁而后消灭安全威胁”思路使地区冲突不断升温的同时中国坚持劝和促谈,推动局势降温,针对乌克兰问题先后提出“六点倡议”、“四个应该”、“四个共同”、“三点思考”等,并向阿富汗、乌克兰、加沙地区提供多批人道

主义物资援助。

要素系统性和开放性揭示了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必要性,提供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基本方法——综合安全多元议题,维护国际秩序,依托国际组织多边合作。不同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英国脱欧等,中国深度参与反恐、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生物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

安全实践常规化进一步将共同体构建规范在了法律制度、合作机制和程序框架内。2001年6月15日,中国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发挥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上合组织成员国先后签署了一系列维护地区安全的法律文件,如在2022年9月,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同时发表了关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多元化等多份声明和文件。

4 结语

本文所分析的普遍安全的三个特征,共同揭示出符合当今全球治理需要的安全观,也揭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国家领导人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正在增加,全球经济低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受到冲击”。在国家间联系日益紧密而又面临越来越多挑战的当今时代,普遍安全是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路,中国智慧将为人类共同发展和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贾文山,王丽君,赵丽敏.习近平普遍安全观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J].人民大学学报,2019,(3):86-94.
- [2]张晋铭.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普遍安全世界”建构的内在逻辑与方法探析[J].学术探索,2020,(10):10-18.
- [3]刘胜湘.国家安全:理论、体制与战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4]巴里·布赞,奥利·维夫,潘忠岐.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5]刘卿.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J].东北亚论坛,2022,31(05):3-14.
- [6]赵英臣.论统筹普遍安全与共同发展[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30-41.